

譚述園

黨) 五二八七 線有 號掛報電

北平青年會暑期學校招考

日期	六月二十四日	科目	英文打字 簿記會計
地址	東四馬大人胡同二十四號		

國英美術文

本場在平經營拍賣歷有年所規模宏大俾金克己如有以拍賣見委者請駕臨敝場或函商一切可也

北京恒順拍賣場啟

電話東局二二六號

副業

專售各種中西名片、月曆、信箋、信封、信套、書報、雜誌、圖書、文具、用品等。

地址：重慶市中區打銅街（即原打銅街）

電話：二一四號

開辦在東城漢口路九號（北大學對面）

各院藥房 各大書坊 均有代售 每冊三分

省警務處組織條例

得適當辦法。至國府委員補充問題。現中央所屬意者。爲于右任唐生智二人。其他尚未決。並有人主張以韓復榘補充馮玉祥缺者。有無實現可能。亦當待全會從長討論。

現在韓既服從

日在京開全國國貨博覽會。(六)請中央解散北平總商會
(七)請中央飭各級黨部協助各地廣約會。(八)請由
大廳重交涉英兵毆斃學徒案。(九)呈中央請 補助東
交民巷華捕罷崗經費。

報九日上午零時上海專
廈訊。陳國輝旅。虞一
度以永定下洋庚(八日)
龍巖前進。即可包剿其
德毛澤東。

〔本報九日下午九時〕
漢口專電。藍博森往
一申。乘坎德艦抵漢
定次(十日)開盛大

現在韓既服從

（七）請中央飭各級軍

報九日上午零時上海專
廈訊。陳國輝旅。虞一
由永定下洋庚（八日）
龍巖前進。即可包勦其
德毛澤東。

分日領

傷心一幅流民圖



塞將。河。重。應日决炸。日。歟。十。受。調水長。湖。不。卦。古。復。日。算。縣。

關中旱荒之後

益以瘟疫流行

陝北一帶死人尤多
屍體暴露臭氣薰天

〔本報五月三十日西安通訊〕年餘以來。陝省旱魃肆虐。飢民死亡。盈千累萬。屍體暴露。臭氣薰天。而疫病流行。本來在在堪虞。乃適陝北米脂縣。發生瘟疫。民政廳長鄧部長耀耀報。隨派該縣衛生人員陳某。星夜前往。施行防範。幸未燎原。詎米脂防疫工作人員。甫行回廳。而安塞縣。北川一帶瘟疫又復繼起。民廳據報。仍又派員並西醫一人。先後出發。設法診治。冀免蔓延。不料派往安塞防疫人員。尚未到陝。綜觀前後情形。則陝北榆林一帶。因受旱災影響。引起疫症。毫無疑義。幸當局對於此項關係民命之重大事體。尙能派員認真消除。容不至流行傳染。擴大範圍。茲將安定救火分會原呈。探誌如次。

為瘟疫盛行。請賜防救事。竊屬縣當仲春以來。東南西北各邊界。毗連各縣附近村莊。傳染一種時疫。病勢來時。無分男女。下部兩腿浮腫而色青。上部滿口齒痛而流血。服藥罔效。庸醫之術。沉重者數日不起而殞命。稍輕者雖未殞命。而纏綿數十日。而弗能見愈。始則向起邊陲。繼則漸達中心。甚至一村而有多數家傳染者。或十家而竟有數口殞命者。聞之令人驚駭。言之殊深慘傷。惟念鈞廳有代天宣化之德。起死救生之力。是以不勝惶恐。民命危殆之際。謹將受病之原委。流傳之區域。病勢之情形。輕重之態度。詳為揭要具文。呈請鑒核。伏祈大發慈悲。俯念下民當此凶荒之餘生。又染巨重之

沉河。殊深堪憫。可否採選良歌。廣爲宣傳。或速開醫藥。遍處診救。則閭邑可救。萬民幸甚。實非淺鮮云。

(又本市消息) 據談籍某君。近接其家屬來函。述關中火情甚爲嚴重。節錄如次。陝西火情。萬分重大。現此間麵價。每袋(三十八斤)十元五角。三原等處。麵粉已售三十元一袋者。遍野樹木。剝削光白。草根野獸。亦將搜食淨盡。爲官者雖竭力救濟。其如杯水車薪。遍野哀鴻何。百姓自殺者。吃榆皮燒死者。輾轉溝壑。飢餓而死者。舉不勝言。目不忍親。恐廿四史中無此流民圖也。刻下仍未落雨。如再經月餘。無充分雨量。將更不忍預言。近多半爲匪。已成不可收拾之局面矣。至於報章所載。不是某縣災民自殺者若干。即是某村某鎮災民餓斃者若干。近數年來。匪害不戢。益附上報載。則以見一斑。黠屋早空。從前調查縣屬飢民共十萬餘。曾經地方官紳籌捐求賑。共設粥廠九處。又勸各處慈善民衆團體。私自湊糧設立粥廠八處。而能賑救者。究不過十分之二。頃據第十三粥廠廠長曹自勉報告。伊所管十六堡。共餓死一千五百二十一人。第十二粥廠廠長王炳炎報告。所管九堡共餓死六百八十七人。第十粥廠廠長伊自修報告。該廠附近。沿山零星居民。共餓死一百五十三人。其最慘者。啞拍鎮東西葬人坑四處。廣深丈餘。餓斃死屍。已有三處填滿。以上餓死情形。僅在縣屬兩區。其餘三區。尚在調查中。而各粥廠又紛來報告。糧不接濟。將停散粥。蓋饑饉民。日後生路。其將絕乎。嗚呼慘矣。

(圖說明) 下圖爲西北火災民餓食之影片。(2) 歸綏百什戶番縣清寺旱災。難民流離失所之慘狀。

膠東雜軍着手收束

村災民。無所得食。煮草充饑。(3) (7) (8) 同係
甘肅導河縣北鄉連民河河沿縣民窮餓情況。(4) 甘肅通渭縣東北城角難民水旱河。(5) 甘肅狄道縣文廟。(6) 難民多棲身於此。泣恨號寒之聲。終日不絕於耳。(四) 甘肅紅水縣難兒水被旱成災。難民泣號狀況。(9) 薩縣車站紅水所賣婦孺上車時。骨肉分離。及跪地下不忍要錢之各慘狀。(10) (11) 和林巧什營子災民集被廟中財物盤匪焚掠淨盡。(12) 甘肅狄道縣北鄉新添鋪下街房屋。財物被匪焚掠淨盡。(13) 平番滿城南門外被匪焚燒民房。難民無家可歸。流為乞丐之狀況。

膠東雜軍着手收束

劉桂堂部撥歸唐生智指揮
劉施顧各部由陳調元收編

【本報八日濟南快訊】中央以對豫剿軍。業已實行動員。所有山東膠東一帶之雜軍。必須積極解決。魯後唐陳調元亦以膠東膠東一帶之雜軍。已屢電中央請示善後辦法。迄昨晚(七日)始奉到中央令。對於各部雜軍。擬有大致辦法。查膠東雜軍。以孫殿英。劉珍年。施忠誠。劉桂堂。顧震等為最大部分。其餘零星碎。雖潛伏憂擾。尚不足為地方之重大問題。孫殿英部。日前已由魯省政府劃定防區。著其担任平度昌樂諸縣光等縣剿匪事宜。今次中央復有命令到魯。

將劉珍年部劃歸陳調元指揮
劉桂堂部。撥歸第五路軍唐生智指揮

劉桂堂部。亦不日即向魯東開拔。

已由魯政府主席陳調元調至濟南。施忠誠部(七日)午後由膠濟路開到一列車。當即轉往南山。陳以未經點驗。復令其開回。暫駐辛莊營房。至晚又開到一列車。今早六時許。第三列車到濟。均駐辛莊營房。今午省政府參謀王凱旋。前赴點驗。以俟點驗完畢。即開赴長清駐防。顧震前曾到濟而陳。請予收編。陳已允予派兵入點驗後。再行著手編制。關於昨日昨業行過遼陽防地。大約不久亦即實行點驗。至膠東防區。刻已大致肅定。第四十六師范福祿部。担任膠濟沿線防務。范氏今早八時赴周村。昨由泰安開赴龍口等處。楊虎臣部。担任博山淄川一帶防

韓石實心擁護中央

韓石實心擁護中央

石友三組織討馮宣傳隊
韓派汪易元歡迎賀耀祖

【本報八日下午九時三十五分漢口專電】石友三魚（六八）
【電漢代表劉雨舟云。刻下極力訓練部隊。宣傳馮下
祥罪惡。一俟中央討伐令下。願爲前驅。望弟轉
在漢接洽。不必赴京。
【本報七日下午十時二十五分漢口專電】省黨魚（六八）
電石友三。以努力討賊相勗。
【本報八日下午九時三十五分漢口專電】豫陝兩軍
事特派員李正韜劉鴻勳。陽（七日）來漢
組臨時辦公處。

（濟南九日復旦電）魯東航。韓復榘派參議汪易元來柳歡迎賀參軍長耀祖。據豫中情況如下。（一）韓復榘。馬鴻逵部。駐鄭州孝義之間。席液油部。駐開封石友三部。駐許昌。以上各將領均決心服從中央。兵力約六萬餘人。（二）賈逆西去者爲孫良誠。龐炳勛。梁冠英。徐麟閣。張自忠。鄭大章各部。暨原駐甘肅劉郁芬部。密夏門致中。陝西李哲元。青海孫連仲。張繼璽各部。統計兵力約十餘萬。但陝甘連年飢饉。給養無着。難維軍心。久之將自行潰散。（三）孫良誠等西退時。被韓復榘部在黑石關截出。激戰兩晝夜。雙方死傷甚衆。並亡韓之反響。出自血忱。

又何應欽致電中央某要人。謂韓（復榘）石（友三）擁護中央出自血誠。遇有馮逆反動宣傳。力爲開禁。原電錄次（銜略）韓石擁護中央。出自血誠。絕非虛詐。日來馮逆勢窮力蹙。每多利用反動宣傳。誑惑聽聞。尙祈吾兄明察。而力圖之也。弟何應欽叩庚。（八日）

英工黨內閣正式成立

擬增設職業部救濟失業工人
各報紙一致贊揚新內閣政策

且更進而欲推翻此方案以圖自身壽命之延長。過去吳段及桂系諸軍閥之往事。歷歷猶

約計百頁。內開最複雜之善後解決辦法如設立國際銀行。以一萬萬元爲股本。專司執行專家之計畫。其股本完全由七國銀行担保。(即參與善後會議之七國)。但其他國亦可發股票。而其額不得超過四千四百萬元。當最初三十七年間。德國政府須在該行存款。但不索利息。其額則以一萬萬馬克爲限。新計畫須於道威斯計畫年終施行。此道威斯計畫仍應繼續之。新計畫規定三十七年。每年平均額爲十九萬八千八百萬馬克。實際則年有不同。即一九〇一年時爲十七萬七千七百萬馬克。以後即可漸減。第一次三十七年間平均所提前三十七年爲四萬零九百萬馬克。其後二十一年爲三萬六千萬馬克。以各類出品交還者繼續十年。其初年爲七萬五千萬馬克漸減至三萬萬馬克。英國所擔者。由一萬七千二百萬至六千九百萬。

湘省災情甚重

縣防務。其餘潛伏弱小雜。決意一律勦除。刻間五軍已大部入豫。

日昨往周家口與韓復榘晤面。所部阮玄武師亦由潁州開赴周家口。各方軍事。不日即將發動云。

湘省災情甚重

▲已請中央撥款賑濟

〔本報八日上海八時二十分電〕

長沙專電：湘省受兵匪風水旱旱雹等災。災情慘重。賑委會調查。達六十二縣。

受災人口達六百四十餘萬。已呈請中央撥款賑濟。

日政府包庇
作長案要口

▲河本大佐遁法外

賠款專委會閉幕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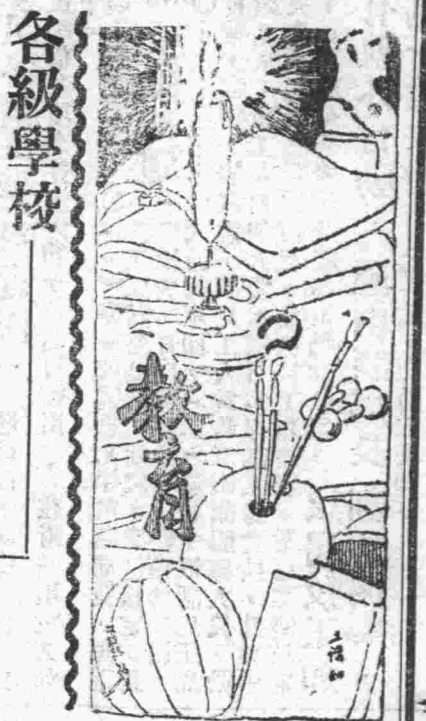
各代表回國向政府報告
設立國際銀行保存存款

【巴黎六月八日亞細亞電】各國賠款專門代表委員會議。三二經閉幕。總共會議二十日。

提交各國政府批准履行。現在各代表已起程返國。向政府報告一切。只留委員數人。將總報告整理云。

其原形何似。覲然以護黨救國自命。迨經國民一致之奮起斥責。知無辭足以自解。乃以入山讀書。作遮羞之計。詎知入山不深。私念猶未忘然。竟不惜自露原形。於聲言下野之後。嘵嘵然以部屬保全地盤無損。向中央作最後之要挾。所謂護黨救國之宗旨。原來如是。此或可以欺少數之黨員。而不能誣辱本黨之歷史。或可以騙私人之部屬。而不能掩蔽國人之耳目。賀言之。馮氏之智。較吳段及桂系諸軍閥而更卑下。其必爲千夫所指而日趨覆滅。更無疑義矣。夫前二集團軍之將士。與豫陝甘之官吏。苟均能公忠體國。爲民謀利。中央自能予以保障。何須馮氏代爲請求。非然者。以國家之設置官守。視作個人賣恩示惠之具。而受之者亦以自身職守全從私惠得來。則中央縱可權宜勉允。而民衆斷難緘默忍受也。且中央前已公告全國。以此次叛變。罪祇馮氏一人。只須彼將軍權交還中央。其餘概不誅求。韓立諸人之向義離馮。且已早見及此。而馮今於四面楚歌之中。竟有保全全部屬之請。苟非故欺部屬。卽爲預作掩土重來之地步。所謂心勞日拙。其馮玉祥之謂也。本黨爲全國革命民衆所有之黨。黨的政策。卽爲民衆意旨之結晶。中央爲推行政策之樞紐。故凡以一人之私利私害。而遮斷本黨政策之推進者。是爲民賊。馮玉祥破壞編造會議之決議。使國防不能鞏固。民生增加痛苦。建設無法推行。尙日日向中央貪索強求。其爲無恥之民賊。亦已昭然若揭。全國同胞。爲求十餘年所飽受軍閥之痛苦之澈底的解除。並求今後幸福之保障。必須擁護中央。擁護軍隊整理國防之決議。一致起而驅逐北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各級學校

應暴露馮逆罪惡

中央訓練部函請教育部轉飭全國
莫不髮指。此次馮逆叛國。破壞交通。抗命中央。凡屬國人。
部轉飭各級學校。暴露馮逆罪惡。藉使青年學
子。明瞭軍閥禍國殃民之真象。並開教育界。已函復該部照
辦矣。茲將原函錄下。查本黨叛徒馮逆。逆運玉祥。
蹂躪西北。破壞統一。罪惡昭彰。人皆得
而誅之。其生平。蔑絕信義。反覆無
恥。祇圖遂其私慾。不惜以袍澤為商賈。
視人民如土芥。利用宗教。惑其部曲。
假借革命。騙我民衆。將以爲人盡可欺。事可
遷就。此逆不道。本黨革命軍。雖經種種困難。而護國軍相繼
奮起。全國各界。無不響應。本黨爲除惡務盡計。擬請大部
轉飭全國各級學校。於教學之際。將該逆來歷。好壞。世之徒
僥倖。盡情暴露。以期昭示正義。與妖魔。不可不存。黨
紀國法。不可違犯。則幸甚。民族前途幸甚。

國民外交研究會

一、宗旨：研究國際形勢。以謀國家之利益。
二、組織：由各界名流組成。
三、活動：定期舉行講座及研討會。
四、經費：由會員及社會捐助。
五、地點：設於本市文化中心。

津保教育界三大要求

增加預算 補發欠薪

津保中等以上各學校教職員
津保中等以上各學校教職員。因經費拮据。薪欠月餘。現向
教育當局提出三大要求：
一、增加預算。以應教學之需。
二、補發欠薪。以維生活之計。
三、改善待遇。以資激勵之效。

同濟教工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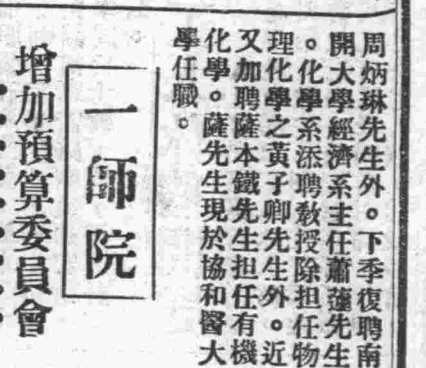
北平大學教職員會。昨開臨時會議。討論同濟教工會
成立問題。該會以同濟大學教職員。待遇較低。且無工會
組織。故擬發起組織同濟教工會。以謀權益。並向校方
提出建議。校方表示贊同。並允予協助。

清華大學

清華大學評議會。昨開第九次會議。討論校務。並
通過決議案。包括增加經費。改善校舍。及加強教學
等項。並決定由評議會負責執行。

體育界

體育界大規模之體育場
體育界大規模之體育場。已籌備多時。現已大致就緒。
該場將設有各種體育設施。包括跑道、球場、及觀衆
席等。預計將於近期內落成。屆時將爲本市體育活動
提供良好場所。



山西聯合運動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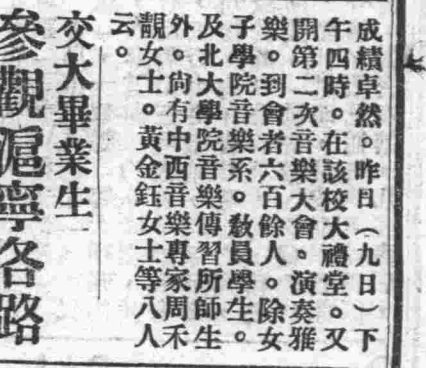
山西聯合運動隊。昨日舉行開幕典禮。各界人士
踴躍參加。隊中成員。均爲優秀運動員。此次比賽。旨在
促進體育發展。增進友誼。並展示山西體育水平。

盛京故宮考

盛京故宮。乃清室之舊宮。其建築宏偉。歷史悠久。
此次考察。旨在記錄其現狀。並研究其建築風格。及
歷史價值。考察團將對故宮進行全面調查。並撰寫
考察報告。

體育界

體育界大規模之體育場
體育界大規模之體育場。已籌備多時。現已大致就緒。
該場將設有各種體育設施。包括跑道、球場、及觀衆
席等。預計將於近期內落成。屆時將爲本市體育活動
提供良好場所。



盛京故宮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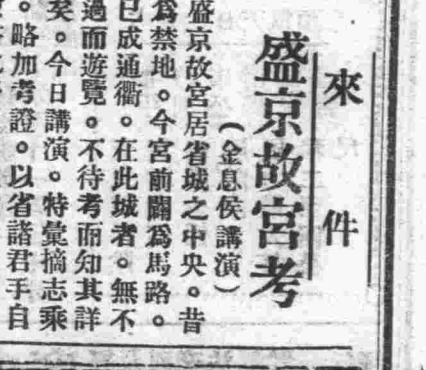
盛京故宮。乃清室之舊宮。其建築宏偉。歷史悠久。
此次考察。旨在記錄其現狀。並研究其建築風格。及
歷史價值。考察團將對故宮進行全面調查。並撰寫
考察報告。

體育界

體育界大規模之體育場
體育界大規模之體育場。已籌備多時。現已大致就緒。
該場將設有各種體育設施。包括跑道、球場、及觀衆
席等。預計將於近期內落成。屆時將爲本市體育活動
提供良好場所。

體育界

體育界大規模之體育場
體育界大規模之體育場。已籌備多時。現已大致就緒。
該場將設有各種體育設施。包括跑道、球場、及觀衆
席等。預計將於近期內落成。屆時將爲本市體育活動
提供良好場所。



盛京故宮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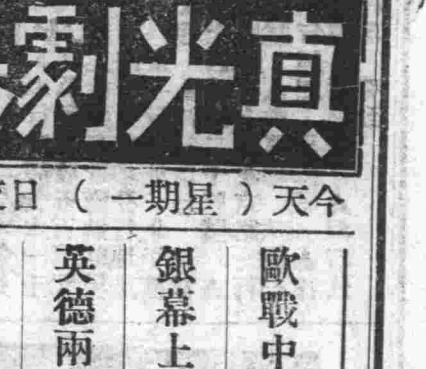
盛京故宮。乃清室之舊宮。其建築宏偉。歷史悠久。
此次考察。旨在記錄其現狀。並研究其建築風格。及
歷史價值。考察團將對故宮進行全面調查。並撰寫
考察報告。

體育界

體育界大規模之體育場
體育界大規模之體育場。已籌備多時。現已大致就緒。
該場將設有各種體育設施。包括跑道、球場、及觀衆
席等。預計將於近期內落成。屆時將爲本市體育活動
提供良好場所。

體育界

體育界大規模之體育場
體育界大規模之體育場。已籌備多時。現已大致就緒。
該場將設有各種體育設施。包括跑道、球場、及觀衆
席等。預計將於近期內落成。屆時將爲本市體育活動
提供良好場所。



海國爭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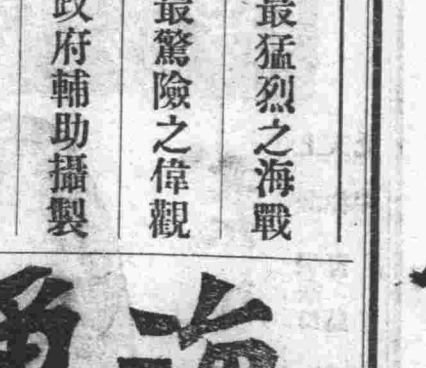
海國爭雄。乃一部描述海軍戰爭之巨片。其情節
緊張刺激。畫面宏大。深受觀衆喜愛。現已在各大
影院上映。歡迎前往觀看。

小國人

小國人。乃一部描述小國人民生活之影片。其情節
感人至深。畫面細膩。深受觀衆喜愛。現已在各大
影院上映。歡迎前往觀看。

兒亂子

兒亂子。乃一部描述兒童生活之影片。其情節
輕鬆愉快。畫面生動。深受兒童喜愛。現已在各大
影院上映。歡迎前往觀看。



海國爭雄

海國爭雄。乃一部描述海軍戰爭之巨片。其情節
緊張刺激。畫面宏大。深受觀衆喜愛。現已在各大
影院上映。歡迎前往觀看。

小國人

小國人。乃一部描述小國人民生活之影片。其情節
感人至深。畫面細膩。深受觀衆喜愛。現已在各大
影院上映。歡迎前往觀看。

兒亂子

兒亂子。乃一部描述兒童生活之影片。其情節
輕鬆愉快。畫面生動。深受兒童喜愛。現已在各大
影院上映。歡迎前往觀看。



海國爭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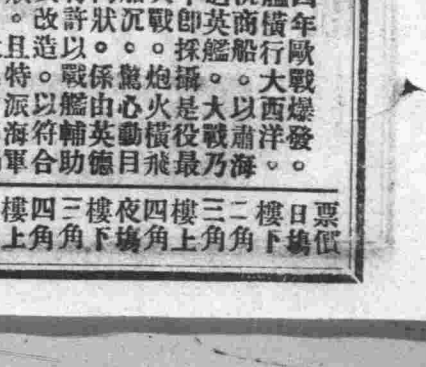
海國爭雄。乃一部描述海軍戰爭之巨片。其情節
緊張刺激。畫面宏大。深受觀衆喜愛。現已在各大
影院上映。歡迎前往觀看。

小國人

小國人。乃一部描述小國人民生活之影片。其情節
感人至深。畫面細膩。深受觀衆喜愛。現已在各大
影院上映。歡迎前往觀看。

兒亂子

兒亂子。乃一部描述兒童生活之影片。其情節
輕鬆愉快。畫面生動。深受兒童喜愛。現已在各大
影院上映。歡迎前往觀看。



海國爭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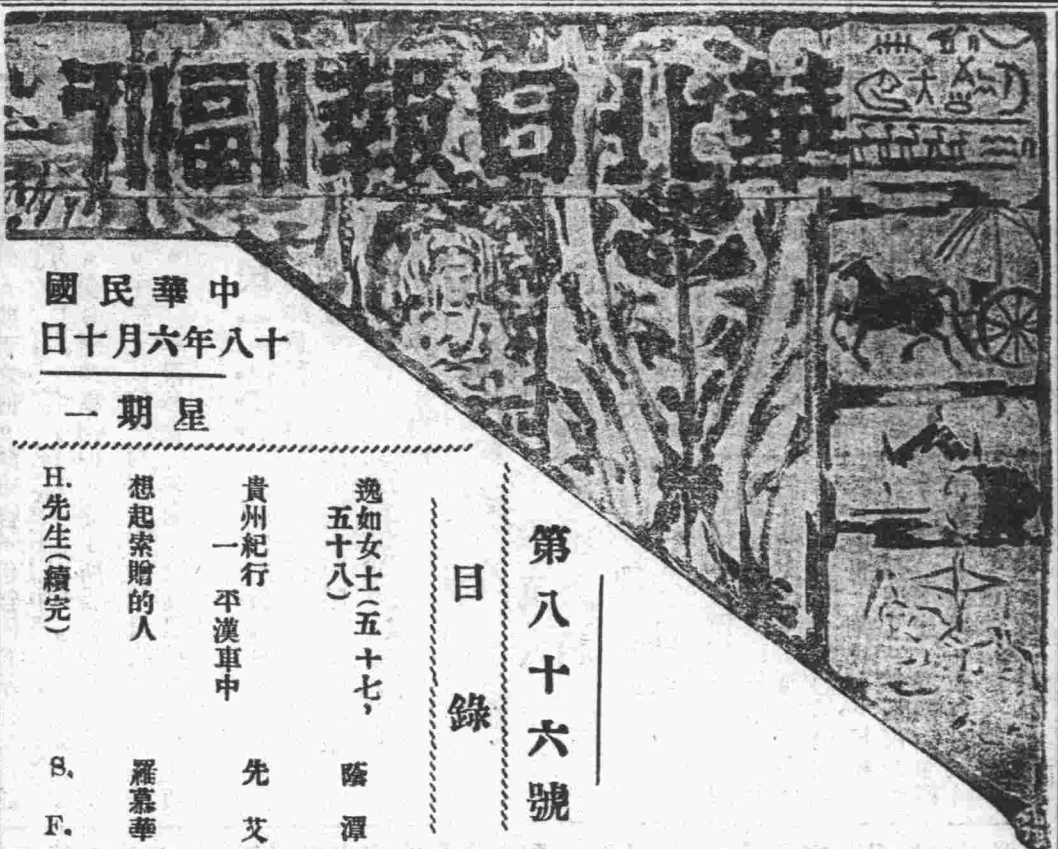
海國爭雄。乃一部描述海軍戰爭之巨片。其情節
緊張刺激。畫面宏大。深受觀衆喜愛。現已在各大
影院上映。歡迎前往觀看。

小國人

小國人。乃一部描述小國人民生活之影片。其情節
感人至深。畫面細膩。深受觀衆喜愛。現已在各大
影院上映。歡迎前往觀看。

兒亂子

兒亂子。乃一部描述兒童生活之影片。其情節
輕鬆愉快。畫面生動。深受兒童喜愛。現已在各大
影院上映。歡迎前往觀看。



中華民國
日十月六年八十

一期星

貴州紀行
——平漢車中
H. 先生(續完)

第八十六號

目錄

逸如女士(五十七)
五十八
想起索贈的人
B. F. 羅華

逸如女士(續)

蔣澤

二年沒有回家，家鄉的情形都好像變了——無論村外的遠山，或是村內的樹木，街上的房屋也都一家家地新蓋了許多。到了門口，自己家的舊房也是才修理過的。然而她的心卻不覺得像從前剛一看見自己的村莊，以至於驟然停到自己的門口，都在怔忡地發出了歡喜的跳躍，只是莫名其妙地起了一種莫名的酸楚。

正是下午四五點鐘的時候，農夫們都帶着自家的門口，或是靠在東北牆根的斜陽中，端着大個白碗，拿着黃色玉蜀黍麵餅子，談笑自若地吃着晚飯。街坊的老太太們也有正在吃飯的，也有正在擀着麵條的。她家隔壁的門前，還有兩位婦人正在推磨。這些人們起初都奇怪地注視着車子，一會兒見她從車中探出頭來，好些個都來到跟前，「回來啦，回來啦」地問着。

汪汪地小哈叭狗的叫聲，和「有了客啦，有了客啦」的小孩子的聲音，隔牆傳了出來。

「姑姑回來啦，我當是誰呢！」一個七八歲的男孩，後面還跟着三個三四歲的小女孩，急急地跑出來。同時還有一個五十多歲的老媽媽用力地推着老腿，嘴裏喊着「小姐回來啦」，滿面的皺紋裏都含着笑意。

到了屋裏，看見母親和父親，——父親的頭髮都花白了，母親也顯得老了一些，她不由得心裏湧出了重逢的酸淚。

「真是孩子氣，見了面不是高興，哭甚麼呢？」母親雖然嘴裏這樣說着，眼睛也濕潤潤的了。

華北日報副刊

父親正在問着路上的情形，嘆着遇見那樣的雪天，在路上受了那樣的大罪，母親也在抱怨着爲甚麼不早告訴家裏，好命人去接。她子也高興得甚麼似地走了進來。

「姑姑，真把咱爹和咱娘盼壞啦。這些年你也不回來，是結婚了吧，怎麼也不肯把新姑爺帶來，讓我們看看？」當父親剛轉過身去，向外邊走的時候，她子說着，帶着滑稽的神氣。

她聽見那話，好像刀子刺着了一般，心頭抖了一陣，淚珠簌簌地流下。

「還是小孩子呢，」母親以爲她是急羞了，從中來給排解，「連玩話都不知……這甚麼？這麼大的姑娘了……我像你這麼大時已經生了你的大哥了。——他是幾個月上就死了的。」

她稍微把自己禁制了一下，順口支吾了幾句——

「人家還不知道怎麼難過呢，還跟人家開玩笑！」說了，也勉強笑了笑。

「小姐洗臉吧！」

老媽媽給打進水來，她笑着要急於洗臉，也就不說別的，趕快走到臉盆旁邊。

她子已經給斟上了茶，母親把點心拿了出來，給了孩兒孫女兩塊，讓他們吃着，然後走來看她。她還在低着頭，用水濕的毛巾，擦着快要落在盆裏的淚珠，心裡還在不住地悲傷着自己的命運。

「還沒有洗完麼？茶快涼了。已經做了吧，快去吃些點心。」她只得把自己的情感整理一下，趕快收拾好了，到桌旁吃些點心，聊以安慰驚心的老母。

(五十八)

逸如的家庭，據外表看來，總算是很幸福的——父親是前清的

舉人，母親也是讀書人家的女兒。哥哥自陸軍大學畢業後，在軍隊上服務，經過幾次的昇遷，居然得到了團長的位置。嫂嫂和她是前後同學，在女師畢業了，就嫁在她家，現在已有一男一女了。兒子很聰明，在小學裏很受先生的讚美。小女兒早已會說話了，秀長的眉毛，大大的眼睛，白嫩的小臉，紅紅的小口，嬌滴滴地好像長了牡丹新發出來的嫩芽，乖巧伶俐得小貓兒似的，成天滾在母親和祖母的懷裏，門着她們發笑。像這樣一個豐衣足食，人口齊全的家庭，無怪乎前幾年老母親臨風的時候，還把發狂的眼睛，睜着逸如的父母，慘白嘴唇還微笑着徘徊出「你們不要難過，我是放心死了」的，很低微的話，更無怪乎志起了許多鄉里戚族的羨慕和嫉妒了。

然而實際上那一位是順心的人呢？老父母成天地盼着兒子和女兒回來，盼得不斷的焚香祝禱，盼得時常半夜三更裏，從夢中驚醒，互相述說夢中看見女兒或兒子的情形和容貌。假使有一個月接不着女兒的信，尤其是她哥哥的，就「出了甚麼變故？病了麼？」的胡思亂想起來，甚至至於連飯都吃不下，覺都睡不着。嫂嫂更不用說了，自從丈夫告假回來，僅僅地住了兩個禮拜，又走了後，這一年半裏頭，沒有一天不在想念，沒有一天不在擔心。偶爾傳來一個打仗的消息，她就認真的恐懼起來，恐怕她的丈夫要上前線，不是逢人便問地打聽的確消息，就是叫長工到城裏買份報紙來看看。白天打發兒子上了學，女兒也被婆婆或是老媽媽抱走了以後，獨自給小孩洗衣服時，常常地淚濕了針線和衣服，常常地想起那不自覺地把衣服攔開，把針丟去。晚上看着小孩都睡了，時常地獨自坐坐，四下裡迴響這空寂的屋子，想起身時不覺的小兒，不由得心裏起來，傷心着自己的青春已經過去，自己

的年齡快要過半，自己的丈夫還回不來。傷心一陣，跟過又是一陣悔恨，悔恨自己不應當讓他走，悔恨自己不應當不跟他同走。悔恨過去了，又是自憐，又是痛苦。痛苦自憐糾纏不清時，就默默地祈禱起來，祈禱他的身體康強，祈禱他的早日回來。

這樣的家庭不能不說是陰慘慘的了。自逸如回來以後，總算把這些空氣稍微散了些。母親成天守着女兒，家長里短地說說這個，說說那個；父親從外邊回來也有着落，很安然地睡會覺，或是和逸如談談北京的情形，談談從前在北京科舉時的種種經過。然而這只是另一方面，另一方面——嫂嫂那一方面，却加倍地感覺着涼，加倍地感到離別的滋味。失去了給小孩趕作過年的花兒，花鞋的心情，沒有了預備年節各樣食物，和整理屋子的興趣，這些只有老母親分咐了，老媽媽慢慢地去做好了。

逸如到家的頭幾天，也好像快樂了一些——談話比較多了，動作也比較勤了。有時抱着小侄女笑着臉蛋門門；有時拉着小侄兒問問他的功課，問問他的怎樣；看見母親忙了，就給母親點忙；看見嫂嫂難過了，就勸勸；就是久已消瘦蒼白的面頰，偶而也浮上一些玫瑰色的波紋。然而這只是假裝，只是造作出來的，只是不願意數年老的父母，在習俗上極重的年節裏看着自己傷心，不願意給過着落一般生活的嫂嫂爲自己增加難過，故意地忍着淚，忍着臉，裝出來的。不過慢慢地她那堅毅的耐性失去了，理智的細帶崩斷了，晚上獨自躺在炕上，暗自哭泣是不用說的，白天也常常死沉沉地關在屋裏。

母親以爲她是病了，要請醫生，她無論如何不肯。嫂嫂以爲她是爲了愛人犯了相思，有幾次低言切語地問她，她却很嚴重地否認。

(未完)

華北日報副刊

華北日報副刊

行得極緩，輪子滾着鐵軌的聲音，震動得轟然驚耳。

到涿州時，我望着一眼這著名的戰地，但窗外只是一片黑漆，連半星燈火的跡跡都沒有。我懷疑了：這就是傳說將軍守固三月的古城麼？車在涿州，一停兩個鐘頭，因爲等候總司令專車的過去。這時明月已升在中天，清光四照，旅客們不耐車中的悶塞，都下來散步，我也隨着從左邊跳下車。月輝之下，他無所不見，只有三五零落的房舍，這車行的另一面，倒映着幾點微弱的燈光。據說涿州的城垣，在晚上是看不見的，我只好悵然歸車。

到了後半夜，我便在恍惚的夢中，下了：不知何處，市內內外都是朦朧朦朧地，什麼都辨不分明。

七月六日

從夢中也不知是第幾次醒來，看手上的錶才四點，天已經漸漸亮了。火車依舊在一片綠綠的平原中進行。北方的景物有固然雄渾偉大，但總不免平凡單調，缺少變化。初看還有一點意思，久後便覺無聊。七點，車到保定。我懷着兩眼和周大覺君開談，周君是學航空的，聽他講飛行的故事，爲之神往不已。有時我也抬起頭來，縮短視線到車中旅行者的身上。最令我注意的是陸軍的母子四人，彷彿中下級的商人之類，吃吃笑笑，很是熱鬧。他們對於「吃」，有一種特別的能力：每逢停車，便去買許多零碎食物上來，如香瓜，西瓜，饅頭，油條……片刻之間都一掃而空。吃後，你倒在我身上，或者倚在你腳下，不約而同的都酣然入睡。我覺得這也不失爲驅除寂寞的方法之一，要是木樨似的這樣坐下，怎麼得了？我不由得向周君說：

「嗟，看見對面的沒有？」

「並不是奇，人家有人家的哲學！」

我聽了他的話，點頭微微一笑。

車比昨晚開得快多了，經過不少的地方，我也懶得去詳記。只見黃色平原一帶的鐵軌被車壓得平不計其數。我們的車是從現搭的浮橋上駛過，徐徐前行，乘客們探着窗外，下望泥沙混合的黃水，都覺得驚然可危。感謝天，終於脫險即夷了！入了河南境界以後，風景似乎變幻了一點：蒼莽的遠山隱約可以望到，尤其愛人的是青翠的水田，充滿生趣；每塊田裏還插着三四個既定的農夫，他們看見火車駛過，煙霧與塵埃的迷行，都站起來凝望，表示驚異的神情。從各方面看來，河南鄉下人的生活還很原始，最顯著的如房屋構造的簡單，大有上古穴居野處之風。不過農業好像也倒不無可觀。晚八點半，到彰德府。

今天在飯車吃了兩餐，共花一元有奇，飯食之昂貴可想。然而不能不吃他。

七月七日

昨晚夜半三時抵鄭州，正值大雨雨之後，天氣驟寒，忙起來添衣。過黃河時，已經是皓月懸空，所以我們車中人得以瞻仰偉大的黃河鐵橋，和渡橋橋差不多，不過長度却增加了好幾倍。橋下翻捲着泥沙的黃流，洶湧起落，渺無際涯，真是壯觀。車行十分分鐘，才把橋走完。我和李志平君站在車外談着，涼冽的河風終於逼着我們快走。

今天車行更速，下午五點到信陽。搭客至此，紛紛上下。窗外充滿叫賣的聲音。在車上遙望信陽城，環繞的四面都是大山，攻取似乎很容易，不知當時蔣士傑固守時探的什麼戰報？過雞公山時，使我又一度懷疑與秀才避時的往景，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一入湖北省境，風景與前大不相同，完全是高山與深林，其

月下伴着她，她在湖濱閒步，微風吹起她底短髮，擾着前額，她忽然對我說了這麼一句話：「把你園中的玫瑰可否贈我？」

我一聽這話心中便有些躊躇，但當時還只得勉強答應：「請容我回到園中採取，採取了便親身拿來相贈。」

我明知道春色已經無幾，玫瑰也早已都浪費地散給別人，在這蕭索的園裡，叫我向那裏再將玫瑰找尋？

第一天往廊下的玫瑰叢去找，往日的蛛絲再也不見一個，只有記憶的刺生在葉底，已沒有火般的生命蓬勃。

第二天又到園角的竹籬，見死碧的玫瑰全被茂草所欺，樹上的鳥都在迭聲啼叫，似嘲笑我已往的浪費沒有積

第三天便找到了池邊，鮮豔的玫瑰也一朵不見，只有在那寂寞的波心，還漾着幾片褪色的殘瓣。

終於我帶着慚愧去將她回覆，說「我國中已無玫瑰能折來贈你」，她聽了臉上立時籠住失望的灰雲，最後便一語不發地轉身蹣跚而去。

我又來到常伴她開步的湖濱，我又來到我們看月做的土阜，我依舊孤寂地在此漂浮，不知她那孤寂的靈魂現在何處。

——西山之麓

S,
F.

且先生（續完）

（五）

且自從做了事務員之後，又是一年的光景吧。那時T大學裡仍然和以前一樣的無事，可是的且却和一年前的有些兒不同了。每到三點鐘的時候，也等不得休息的鐘鳴報，一個人便走了。這時什麼事忙不忙，他並不關心，惟一的念頭就是：「每日工作的時間少，每月薪金的數目多。」這當然免不了掉旁觀者的指謫，但他却並不覺得怎樣。他每日除了吆喝工役，逢人瞎聊之外，就是當主任從外面

「什麼時候呢？」
「就是現在吧。」
H的病從最初以至轉運後，現象頗為奇特。每日自己在房內把門窗關得很緊，遇到人去望他的時候，總是大聲嚷着要跑，如果那人用手想開困他的窗戶，他更跑得利害，吵得更加劇烈。
一個上午，當A和S走近了H的房子附近的時候，聽到H像講鬼話般的說：
「又來了，又來了，……您的人多，俺怕您還不成？」
「哈，哈，哈，——L主任您也不講理？那東西到底是誰……是我還不是？」
噢，您的人真多，想來打我了。」
噢，A也來了，就着旁人忙的A，……好，您說那櫃也是我開的嗎？」
真的A一跨進門時，恰好H在說他「A也來了」之後，又說他幫助H的對方，A聽了之後心中實在有些不悅；不過又因為特意來望他的緣故，既然來了，為什麼却不進去？這樣未免與來意太矛盾了，結果還是得跑到裡面望他去了。
「H先生，我們好久沒見了，貴恙是我前兩天聽聽說，S和我今天這是特來走候的。」A的這套客氣話終久在晤面的最初時講出了。
「您的精神今天似乎好些了。」S也說了一句。
「S先生，A先生，主任真對不起人，那件事情偏偏要聽人的瘋非瘋的講。」
A您為什麼也說那事是我呢？……您的人多……H似口同聲講。
「事情遲早總會有明白的那天，您還是安心養病吧，」他們齊口同聲講。
一個黃昏時候，新月掛在天上，疏星佈在空間，H從病了之後，就沒一些兒十分清醒的時候，適纔稍稍清醒了一些，又因為一件極不好的消息傳進了H的耳鼓，——是他要被學校送回家去的消息。
這事當他在神經錯亂的時候，就有人這樣講過。現在果然要送他回家去了。那時H病纔見輕，聽到這個消息，心中不禁更思索起來：想到自己的將來，地位是動搖的，想到自己的家庭，將來的生計究竟怎樣解決呢？他由此又入於不清楚的狀態中了。於是他的向W夫人的跪着苦求，實現了。
「我不瘋，W夫人，……現在我要被送回家去了，為什麼？我一定不走，……你允許我再回來嗎？」H進門之後就跪在地下講。
「What's the matter？」W夫人因為不知道H的來意，自己更不慣用中國話，結果祇是這樣講了一句。
H見W夫人講的話，自己毫不明瞭，——實在自己就不懂洋話，況且還在瘋着的時候呢。那時他更加嘮叨起來。正在他們不開支的時候，W校長從外面走進來了。他聽見H依然跪着，W夫人又在旁出神，對於這樣演過一半的獨幕劇，不覺踴躍起來。
「W先生，旁人都說我瘋了，讓我回家去，您也那樣對我嗎？先生我不瘋，的確我不瘋，如果我回家去，先生……您還讓我回家嗎？」H這樣苦苦的向W校長講。
「……W校長更不知道所以了。」
「先生，您讓我那兒有些瘋樣子？旁人偏說我瘋，……不能回家去，——先生您允許我再回來嗎？」H的聲音。
W校長心裏想一想，他既然要求要再回來，只好先答應他省得在這裏再多嘮叨。最後W校長講了：
「你可以的，H先生，當你的病好了以後。」說完之後H就被幾個工役送到外面去了。
久病瘋狂的H，從得了W校長允許他再回來之後，便被送回了家鄉，到現在又是一年有餘了；不但沒有回來，就連一個信兒也沒有。現在留在這兒的惟有他那跪在地下苦苦的哀求的樣子，還在我們腦海中盤桓着！
一九二九，四，一五，於京華。

是到了南方了！

住在陽州那善睡善吃的母子四位下車他去，替代他們的却月外來了一個刁鑽古怪的女人，帶着兩個幼女，態度很是離奇。還有兩個類似商人的男子和她談着，操的是湖北口音。穿黑衣的幼女，有十三四歲，愁容滿面，斜靠在一張椅上，也不知道是有病還是有心事。白衣少女却很活潑，雖然臉上有幾星斑點，但仍不免搔首弄姿，說話的語音太雜，令人難懂。隣座的農大張君疑惑那女的是人販子。她們的一舉一動，他都很注意。他悄悄在我耳邊說：

「你猜那對面的人，他們是什麼關係？」

「母女。」

「母女？你看那女的像好人麼？」

「很難說。」

「很難說？那個女的十有九成是人販子，你沒有看見那個穿黑衣裳的女孩子，心裏多不高興！一定是在什麼地方被拐的，她捨不得離開她的家。穿白衣裳的或許是那女人的姑娘。」

正說着，那奇怪的女人的眼睛不往回這邊看，我真駭然於張君的胆量，相距才幾步，萬一被人家總去了怎麼好？忙拉他的袖口道：

「低聲！不要過於武斷了！對面在往這邊看呢！」

張君才把頭移向窗子，假粧看風景。

「怕是妓女都說不定呢，我剛看見那個男子摸黑衣姑娘的臉，而且後來兩個手牽手。」工大的徐君對於這個問題也諳然有味，忙加入他的意見。

我恍然說：「這個話還近似，她們一上車，我就聽見在該妓院裏的什麼什麼。」

我的聲音很低沉，自信險除徐二位之外，一定不會有人聽見。張君這時也推開他的「懸擬」了，用四川腔說：

「就是妓女也不是啥子上等，總是給生靈幫消遣的。才那樣這點年紀，就開了張，太可憐了！」

因為怕引起對方主人翁的注意，大家也就沒有再談。

晚十一時車抵漢口。離車之前，還和茶房吵了一大架；因為他勒索過度的茶資，旅客們都不約而同地加以拒絕。在羣衆的權威之下，他險些受了大家的拳足；結果，只好口裏喃喃地遁去。

漢口大智門車站遠不及北平西車站的熱鬧，也許是在深夜，所以才特別地冷清罷？還沒有下車，便有許多旅舍接客的相繼而至，在站上顯得分外忙碌，拿着印成的紅紅綠綠的片子，這位喊「這家旅館」，那位喊「那家棧房」，向旅客們招攬生意，一個車站都站滿了他們的招攬聲。

工大徐君提議住新泰安棧，一行七人都贊成。把行李交給接客的以後，便僱車到棧房。一路經過租界，和北平的所謂保衛界——東交民巷差不多，但燈火輝煌和舖面的發達，却又在東交之上，不過沒有那樣的樹陰夾道而已。我在另一種製造相阻的洋車上坐着，天氣已漸退涼，離去了僕僕風塵的火車，心中覺得異樣爽快，此時真不知離愁為何物了。這晚漢口給我的第一個印象很好，雖似乎沒有北平那樣的醉生夢死與塵土蔽天。

到棧房叫了一碗麵來吃，吃完倒床便睡。真疲乏極了，真疲乏極了！

（未完）

想起索贈的人

羅嘉華

來，皮鞋聲，傳進了他的耳鼓時，這纖手執着像條小孩子初學寫字的樣子，寫了幾個什麼「□□處用□□□□」。主任的鞋聲消滅了，他依然是把筆放下，作他的非非之想！

「H先生，主任的保險櫃開了，是怎麼開來沒有？怕主任要問了。」一個姓王的工役說。

「你們管些什麼！終日慣守到門上，有人進來把那櫃開了，你們就沒聽到，更不要說是沒有了！……」

「您說我們守着門為什麼見不到，您比我們更近些，又在一個房子裏，為什麼還……」

「還，還什麼，還不是你們這些人嗎？」H受了那工役一衝，這句不十分合邏輯的話就立刻應口而出。

「是我們？我們那兒敢這樣呢！您怎麼自己做的事情就不承認嗎！倒想加到我們身上，我們那兒擔得起？咱們定要見了主任說清楚罷。……」那工役H的激起來的怒氣中說的。

原來H是和主任的公事房在一個房子裡面。如果他們真的向主任講起來，我將怎樣應付呢？雖然是一件有理的事情，可是……他自己正在胡思亂想之際，主任真的回來了。當主任進門後的第一眼，就發現那保險櫃開了，跟着就問：

「保險櫃怎樣開了？」

這句話剛剛說畢了之後，H並沒來得及開口的當兒，那姓王的工役進來了。

「主任您的保險櫃是H先生開的。他自己還不想承認呢！」姓王的工役先搶了一頭說。

「不會吧！……」

「主任您是明白人，這房裏除了H先生以外，要根兒就沒有別人

來。我們又沒離開這個門邊，那不是H先生開的是誰呢？」那工役解釋着說。

「……………」

H聽到這裡，滿充足的理由，既然被工役們抓着，自己又在主任面前一句話沒有道出，因此H愈思愈急，愈急愈不能說出，這樣不禁起了循環；最恨人的主任又在觀察自己的舉動，毫無氣息的坐在那旋轉椅上出神。那工役覺得自己在勝利之機的樣子，更想繼續着將所有的話講出。H這時飽受了自己的困厄，又聯想到假使是在被罰在要自己請客的範圍之內，還可向着鐘新橋，早報了十二點，現在呢？環境不同了，以前祈禱鐘的法子，那兒能够應用呢！畢竟主任待不及了，從他那副出神的態度裡淡淡的講了一句「待調查後再說」的話，纔結束了這個僵局。

(六)

H受了那折磨的一個星期之後，他的精神上起了一個很大的變化，因為一件本來不是自己的事情，偏偏被人增加給自己，主任又不爲自己洗白，雖然他說了一句待調查的話，可是又沒說定這事一定是自己做的，或者一定不是自己做的。忐忑的心，由此把他害的失常態了！他又想到那工役的無賴誣枉，和主任的不肯輕加可否，更使得他神經錯亂起來，結果，把一個銳於鑽營的H，害得瘋狂起來了！

「A先生，您聽現在H更瘋得利害了，嘴裏不住的說些瘋話，樣子更令人看了害怕呢！尤其是當他講「您的人多，我真害怕啊了！」的時候，總是兩隻手抱着頭作一種要跑的狀態，更要使人發噁了！」A先生這樣很有興趣的講。

「人真說不定，以前是怎樣的一個H，現在就變成這個樣子了，我真覺得怪可笑的。我們應該望望他去裁對呢！」A嘆着說。

「不錯，我們真該望望他裁對。」

「什麼時候呢？」
「就是現在吧。」
H的病從最初以至轉運後，現象頗為奇特。每日自己在房內把門窗關得很緊，遇到人去望他的時候，總是大聲嚷着要跑，如果那人用手想開阻他的窗兒，他更跑得利害，吵得更加劇烈。
一個上午，當A和S走近了H的房子附近的時候，聽到H像講鬼話般的說：
「又來了，又來了，……您的人多，俺怕您還不成？」
「哈，哈，哈，——L主任您也不講理？那東西到底是誰？」
「是我還不……」
噢，您的人真多，想來打我了。」
我開的嗎？……」
真的A一路進門時，恰好H在說他A也來了之後，又說他幫助H的對方，A聽了之後心中實在有些不悅；不過又因為特意來望他的緣故，既然來了，為什麼却不進去？這樣未免與來意太矛盾了，結果還是得跑到裡面去望他。
「H先生，我們好久沒見了，貴恙是我前兩天聽總說，S和我今天是特來走候的。」A的這套客氣話終久在晤面的最初時講出了。
「您的精神今天似乎好些了。」S也說了一句。
「S先生，A先生，主任真對不起人，那件事情偏偏要聽人的。」您為什麼也說那事是我呢？……您的人多……」H似瘋非瘋的講。
「事情遲早總會有明白的那天，您還是安心養病吧，他們齊口同聲講。」
「一個黃昏時候，新月掛在天邊，疏星佈在空間，H從病了之後，就沒一些兒十分清醒的時候，總幾稍稍清醒了一些，又因為一件極不好的消息傳進了H的耳鼓，……是他要被學校送回家去的消息。

這事當他在神經錯亂的時候，就有人這樣講過。現在果然要送他回家去了。那時H病纔見輕，聽到這個消息，心中不禁更思索起來：想到自己的將來，地位是動搖的，想到自己的家庭，將來的生計究竟怎樣解決呢？他由此又入於不清楚的狀態中了。於是他的向W夫人的跪着祈求，實現了。

「我不瘋，W夫人，……現在我要被送回家去了，爲什麼？我一定不走，……你允許我再回來嗎？」H進門之後就跪在地下。

「What's the matter？」W夫人因爲不知道H的來意，自己更不用中國話，結果祇是這樣講了一句。

H見W夫人講的話，自己毫不明瞭，——實在自己就不懂洋話，況且還在瘋着的時候呢。那時他更加嘮叨起來，正在他們不開支的時候，W校長從後面走進來了。他聽見H依然跪着，W夫人又在旁出神，對於這樣演過一半的獨幕劇，不覺詫異起來。

「W先生，旁人都說我瘋了，讓我回家去，您也那樣對我嗎？」

「先生我不瘋的，確我的瘋，如果我回家去，先生……您還讓我回來嗎？」H這樣苦苦的向W校長講。

「……W校長更不知道所以了。」

「先生，您讓我那兒有些瘋樣子？旁人偏說我瘋，……不能回家去，——先生您允許我再回來嗎？」H的聲音。

W校長心裏一想，他既然要求要再回來，只好先答應他省得在這裏再多嘮叨。最後W校長講了：

「你可以的，H先生，當你的病好了以後，——說完之後H就被幾個工役送到外面去了。

久病瘋狂的H，從得了W校長允許他再回來之後，便被送回了家鄉，到現在又是一年有餘了；不但沒有回來，就連一個信兒也沒有，現在留在這兒的惟有他那跪在地下苦苦的哀求的樣子，還在我們腦海中盤桓着！

一九二九，四，一五，於京華。（完）

來，皮鞋聲，傳進了他的耳鼓時，這總手執着筆像小孩子初學寫的樓子，寫了幾個什麼「□□處用□□□□」。主任的鞋聲消滅，他依然是把筆放好，作他的非非之想！

「H先生，主任的保險櫃開了，是怎麼開來沒有？怕主任要問。」一個姓王的工役說。

「你們管些什麼！終日慣守到門上，有人進來把那櫃開了，你們就沒聽到，更不要說是沒有了！……」

「您說我們守着門為什麼見不到，您比我們更近些，又在『房子裏，為什麼還……』」

「還，還什麼，還不見你們這些人嗎？」H受了那工役一衝，這句不十分合邏輯的話就立刻應口而出。

「是我們？我們那兒敢這樣呢！您怎麼自己做的事情就不承認嗎！倒想加到我們身上，我們那兒擔得起？咱們定要見了主任說清楚罷。」……」那工役在被H的激起來的怒氣中說的。

原來H是和主任的公事房在一個房子裡面。如果他們真的向主任講起來，我將怎樣應付呢？雖然是一件有理的事情，可是……他自己正在胡思亂想之際，主任真的回來了。當主任進門後的第一眼，就發現那保險櫃開了，跟着就問：

「保險櫃怎樣開了？」

這句話剛剛說畢了之後，H並沒來得及開口的當兒，那姓王的工役進來了。

「主任您的保險櫃是H先生開的。他自己還不想承認呢！」姓王的工役先搶了一頭說。

「不會吧……」

「主任您是明白人，這房裏除了H先生以外，要提兒就沒有別人

來。我們又沒離開這個門邊，那不是H先生開的是誰呢？」那工役解釋着說。

「H聽到這裡，滿充足的理由，既然被工役們抓着，自己又在主任面前一句話沒有道出，因此H愈思愈急，愈急愈不能說出，這樣不禁起了循環；最恨人的主任又在觀察自己的舉動，毫無氣息的坐在那旋轉椅上出神。那工役覺得自己在勝利之後的樣子，更想繼續着要將所有的話講出。H這時候受了他們的困厄，又聯想到假使是在被圍在要自己詩客的範圍之內，還可向著鐘祈禱，又聯想到十二點，現在呢？環境不同了，以前祈禱鐘的法子，那兒能够應用呢！畢竟主任待不及了，從他那副出神的態度裡淡淡的講了一句『待調查後再說』的話，纔結束了這個僵局。

(六)

H受了那折磨的一個星期之後，他的精神上起了一個很大的變化，因為一件本來不是自己的事情，偏偏被人增加給自己，主任又不爲自己洗白，雖然他說了一句待調查的話，可是又沒說定這事一定是自己做的，或者一定不是自己做的。忐忑的心，由此把他害的失常態了！他又想到那工役的無賴誣枉，和主任的不肯輕加可否，更使得他神經錯亂起來，結果，把一個銳於鑽營的H，害得瘋狂起來了！

「A先生，您聽現在H更瘋得利害了，嘴裏不住的說些瘋話，樣子更令人看了害怕呢——尤其是當他講『您的人多，我真害怕啊！』的時候，總是兩隻手抱着頭作一種要跑的狀態，更要使人發噁了！」先生這樣很有興趣的講。

「人真說不定，以前是怎樣的一個H，現在就變成這個樣子了，我不錯，我可得可憐的。我們總該望他去找呢！」A嘆着說。

